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二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

忠義二

吴僧格　烏庫哩德升本名禄錦　張順

馬驤　伯特烏格　鄂屯醜和尚

蘇爾坦附郭用　富珠哩福壽　吴邦傑

納哈塔富拉塔　鈕祜祿恩楚（王謹附）　時茂先

温特赫老爾　梁持勝（費摩薩布　韓公恕附）　賈邦憲

伊喇阿里哈（孔祖湯附）　完顏祿錦　赫舍哩鶴壽

富察羅索　鈕祜祿資祿　趙益

侯小叔　王佐　洪果玖珠

烏凌阿哥珠　圖們色埒默　尼瑪哈富勒呼

烏雅威赫　烏雅恩徹亨　鈕祜祿貞（本名綽哈）

吳僧格西南路唐古伊喇糺珊舍音部落人拳勇善騎

射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為兵僧格充馬軍千戸有功貞祐初遷萬戸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格復取之真授同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達喇真授節度副使權節度副使燕綽爾真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有差衆苦乏食僧格乞賜糧十五萬斛朝廷以為應州已破朔為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

節度使事達喇石州刺史綽爾同知岢嵐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格力憊馬躓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庫哩德升本名禄錦益都路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侍御史論西京留守赫舍哩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泰州殘破

東北路招討司明安穆昆八皆寓于肇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為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戸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穆延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何出為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何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絶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

升上言皇太子聦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眞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栅為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壊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

承旨子烏蘭咸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令提控王庭玉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為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旣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為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將軍同知棣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

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馬驤禹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為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搒掠求金驤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驤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歲時致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貫石局分收補

伯特烏格西南路茂紇奚人壯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

路鄜郡皆降烏格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烏格與裕爾雅勒呼裕爾雅爾招集義軍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烏格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裕爾雅勒呼武義將軍節度判官裕爾雅爾武義將軍觀察判官烏格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縱兵剽掠興定元年詔烏格遥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裕爾雅勒呼權同知節度使事裕爾雅爾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興定三年烏格特遷三官遥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真

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絶烏格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詔各進一官戰沒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烏格死之

鄂屯醜和尚為代州經畧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醜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死

蘇爾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義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三都統兵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畧海州旋充

宣差都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税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池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强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陜洛之襟喉也可分陜州步騎萬二千人為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

也又曰平陸產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為食可以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陜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羣牧不二三年可僧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廪不給飢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

少足養廉則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蹴等以荅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之彼若以為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大陽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目河北為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密院於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況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為士卒先少寛聖主之憂族人道格實同此心願隷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

年改輝州刺史權河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畧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畧陜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旣行留澠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决蘇爾坦上疏救之畧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呼沙呼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

何珊延實古納奮身拒戰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蘇爾坦上言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間之衆可留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于外以為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于屯守之地是為長策從之加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

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蘇爾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髙平諸兵並山為營為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坦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蘇爾坦自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富珠哩福壽為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為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哈塔富拉塔大名路明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

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凉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富拉塔擊走之以功加遥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為平西軍就以富拉塔為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敢謀畧者為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畆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

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事入為户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富拉塔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雖怒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富拉塔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鋭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犂縣以北黄河南岸及金鈎弔橋虎牢關虢州崿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

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鈕祜祿恩楚仕至楨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恩楚拒戰中流矢病創卧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恩楚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

仗以入脅恩楚使出降恩楚曰聽汝所為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初楨州人還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内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恩楚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時茂先曰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

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絶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温特赫老爾為同知上京留守事布希萬努攻上京其子特爾格生獲老爾脅之使招餘人不從特爾格怒亂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博索兵馬都總管以其姪默色為後特授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軍節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

太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輿定初宣撫使布希萬努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海蘭路持勝力止之萬努怒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努通謀口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受萬努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費摩薩布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努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薩布鎮國上將軍顯德軍

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憲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真有勇畧大元攻河東邦憲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憲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憲輒以衰老為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為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憲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

伊喇阿里哈遼人興定間累遷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大元兵至阿里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哈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矢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亦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顏禄錦中都路額特赫格們明安人大安中以蔭補

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富察齊錦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脫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祿錦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赫舍哩鶴壽河北西路珊沁明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廵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

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㡀柴宋人顧塵起以為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據新蔡新息褒信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户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軍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宫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户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

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
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
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
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為生
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勑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
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遥授同知武寧軍節度
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一百改同
知河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

陽界遥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遥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宋石渠寨決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遥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珠格伊埒圖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遥授武

勝軍節度使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興定五年閏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富察羅索東北路按春噶爾罕明安人泰和三年進士調慶都牟平主薄尋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廵副使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遥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

博索由秦州進兵扺棧道宋人悉鋭來拒羅索乘高立
幟策馬旋走揚塵為疑兵别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
潰乘勝遂拔興元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
府事權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
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二百兩重幣二十端遥授孟州防
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
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襄勇勑行省求其尸以葬
鈕祐禄資禄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

調易縣尉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遥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泰州三年遥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史賜今姓久之遥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帥右都監完顏阿林破宋兵于梢子嶺三年攻破武休關資禄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禄更加官職一等遥授通遠軍節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遥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陜西行省奏軍官闕員卿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隷士卒多在京兆令

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銀青榮禄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禄褒贈尚薄詔録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大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陝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為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

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敗城益急知不可支廼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為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東河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

威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顔琳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顔琳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陜西小叔馳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為盡棄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

于雙市門小叔燒絶浮橋定其衆遷為昭毅大將軍遥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大元十萬騎圍河中總帥顈爾克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顔薩布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内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斂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顈爾克以河中府推官籍

阿爾威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攻卓異或疑尚在遠令阿爾威代之絶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阿爾威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額爾克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畧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畧使詔遷宣武將軍遙授寶昌軍節度

副使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招撫使戌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為質奈何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沁州王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救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為符寶典書

洪果玖珠臨潢人大定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彰德府事戰歿贈榮禄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

烏凌阿竒珠大名路明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陜西按察司事歷

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扶餘路節度使未幾以罪奪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賞銀百兩重幣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畧使尋罷經畧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殁贈榮禄大夫參知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圖們色埒默咸平路明安人襲父明安明昌中統所部充押軍萬戶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

遷知平涼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大元兵復取彰德色埒默死焉

尼瑪哈富勒呼中都路明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布薩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與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為陜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富勒呼

禦戰兵敗死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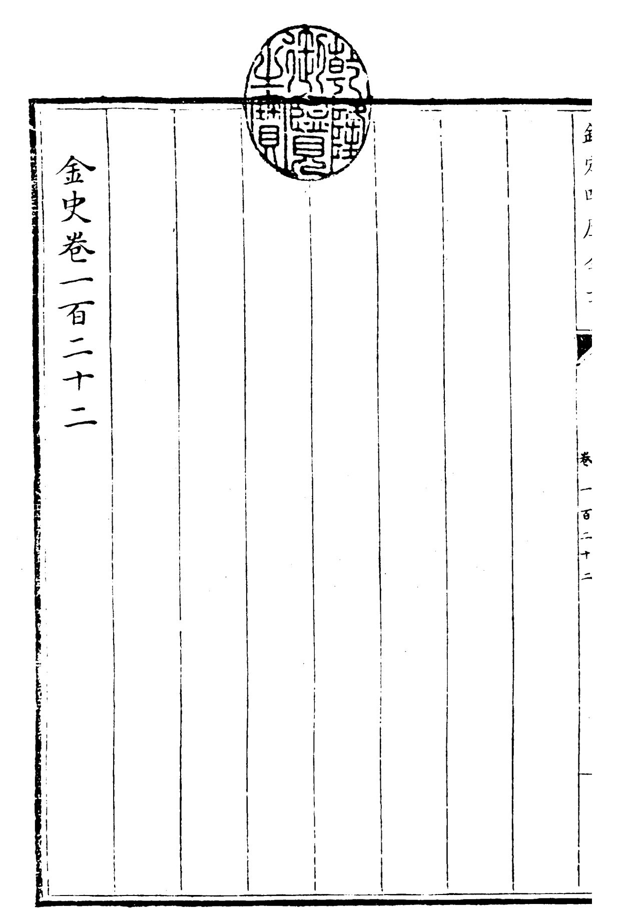
烏雅威赫隆安路明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為左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賊據九仙山為巢穴威赫擁衆不擊賊愈熾東平行省蒙古綱劾奏威赫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畧副使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兖州破死焉

烏雅恩徹亨隆安府明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為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戶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畧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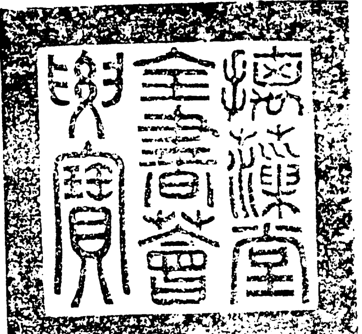
鈕呼祿貞本名綽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

進士歷教授主簿以薦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鈕祜祿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密扎齊諾保州録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特章努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玉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

昭義軍兗潞州經畧使興定二年入為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攻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



金史卷一百二十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謝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三王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一

忠義三

圖克坦航一名扎克繖 完顏陳和尚 楊沃衍一名沃哩劉興哥附

烏庫哩黑漢 圖們呼圖克們 姬汝作

愛新馬肩龍附 禹顯張邦憲劉全附

圖克坦航一名扎克繖駙馬樞密使某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航時為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呼沙呼弑逆降航為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

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拏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拏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顔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蕭王諸孫父乞格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州乞格戰殁於嘉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

從兄安平都尉色埒默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嵗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色埒默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旣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色埒默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色埒默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色埒默辟太原王渥為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

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遲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畧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色埒黙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色埒黙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守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

臺省及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其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横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色埒黙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邪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色埒黙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

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椑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穆昆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

渾及中原被俘避罪来歸者鷙狠淩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七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侮中郎將樞密伊喇布哈無持重之畧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

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布哈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布哈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布哈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開興元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

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絶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樣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色埒默名鼎字國器必爾罕世襲明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

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修子孫伺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沃哩賜姓烏淩阿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古達喇部族少嘗為北邊屯田小吏會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古族內地沃衍留不從率本部族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濕有衆數千推沃衍為招撫使號其溝曰府故殘破鎮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

戰連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刼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陜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行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適南遷次淇門聞之甚喜遂以為武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毁沃行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行遷其軍民駐岢嵐州以武州功擢為本州防禦使俄升岢嵐為節鎮以沃行為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

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行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爲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爲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千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今姓未幾遥授通遠軍節

度使兼鞏州管内觀察使是冬詔陜西行省伐宋沃行
與元帥左都監内族博索通遠軍節度使温特赫羅索
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庫哩長壽平西軍節度副使
哈薩喇烏登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逆夏兵三
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
軍分擊逐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
疋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
詔遷沃行官一階遥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

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努呼哈爾呼必喇穆昆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于野猪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扎拉破之石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符印數千詔有司論賞初聞野猪嶺有兵沃衍約圖們呼圖克們以步軍會戰呼圖克們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

將欲斬之諸將哀請乃獲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隅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遥領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哈達參政布哈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遇於五朶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散漫趨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何言邪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瑠努

阿拉善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瑠㕶令阿拉善入鈞州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抜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汚我邪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太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千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

大軍猝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至爲泣下

烏庫哩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十年唐州刺史内族吉嚕病卒鄧州總帥府以富察都尉權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唐之糧多爲鄧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萬戶瓜爾佳鼎珠入歸德奏請軍糧不報七月鎮防軍馮總領甄改住爲變殺富察都尉

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棗陽宋以故知唐之虚實會鄧帥伊喇瑗以城叛歸于宋遺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鄧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烏淩阿呼圖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呼圖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

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為所殺其得脫走者十餘人總

領伊喇望軍鈕祜祿軍醜定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圖們呼圖克們字子秀策論進士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竒徹森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衆皆危之呼圖克們日爲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斬其黨欲爲内應者二十人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

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為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内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뼈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

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為河東長城之託呼圖克們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隮積芻糧為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内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

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於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顔閭山代之或曰呼圖克們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恣為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

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為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能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録用其子孫其妻烏庫哩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全州節度副使端修之姪孫也父懋以廕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砦會近侍局使

烏庫哩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郟縣土兵百餘人入青陽堝時呼延實者領青陽砦事實趙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寶昌軍節度使閒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柳千戸者入州張逃去柳遂據之

未幾城復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掐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来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為國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為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為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為大兵所破汝作以

為倉中糧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心哉讒間既行有相圖之隙詳議官楊鵬釋之曰外難未解而顧私忿語甚諄切實乃還山鵬因勸汝作納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冬戰于襄郟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為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為邏騎所擾農事盡廢城中糧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唇亡之懼謀以城

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禄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為金民死為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州人梁皋作亂與故吏温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為備遂為所殺時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强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驛梁皋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糧斛不恤軍民衆怒殺之矣皋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

之琺懼乃以臯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臯殺汝作事聞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世襲穆昆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范真併力討臯天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名為名臯率軍士迎于東門知朝廷圖已陰為之備李猶豫不敢發臯館天錫于望嵩樓隱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臯後為大元兵所殺楊鵬字飛卿能詩

愛新逸其族與名或曰一名莽格本號縣鎮防軍累功遷軍中總領李文秀據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時愛新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問之樞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為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来擬以德順為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新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哈薩喇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

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新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為知
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為
之死耳乃舉行槖付族父明為死别冒險而去既至不
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
之勢攻之愛新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
之凡攻守二十晝夜力盡乃死肩龍以敏自効時年五
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其終臺諫有言當贈德
順死事者官以勵中外詔各贈官配食襃忠廟肩龍守

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時人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為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蘇爾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寃肩龍上書大畧謂蘇爾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蘇爾坦死留為天子將兵書奏勅問汝與蘇爾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蘇爾坦蘇爾坦未嘗識臣蘇爾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蘇爾

坦授肩龍東平録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日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篋中得馬軍糧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為姦人偵伺者縶歸德獄根勘適赫爾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新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禹顯鴈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有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德勒台阿勒楚爾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豬谷夾攻敗之擒元

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

悉復之顯將軍二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嘗集河

朔步騎數千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旣而戰於王女寨

大獲聞言於朝權元帥府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一月軍

内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繩鈐之旣而

密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

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負釜一兵相失匿飯山寺中僧

走報焉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秦州人張邦憲守正

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誤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邪遂遇害劉全者彭城民也率鄉鄰數百避兵沫溝推爲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盆都嘉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遥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以其不附已見殺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六十六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忠義四

馬慶祥本名蘇爾濟蘇胥謙等附　商衡　珠嘉托羅海

楊達夫　馮延登　烏克遜仲端本名布希

烏克遜納新費摩阿固岱等附　富察琦

蔡巴爾　毛佺等附　温都察遜　納塔和碩台附

完顏經實　畢資倫　郭哈瑪爾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蘇爾濟蘇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為氏後徙家凈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大安初衛王始通問大元選使副上曰蘇爾濟蘇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元為鳳翔元帥舉慶祥為副上曰此朕志也

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蒙古布哈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為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

有六元師郭仲元輿其尸以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官楨州金勝堡提控布薩和碩亦死贈銀青榮禄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褒死節士若馬蘊爾濟蘊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努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姫玘張山等十有三人為立褒忠廟仍録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無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饑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番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為尚書省令史轉戶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內族慶善努將兵守盱眙與李

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善努為定國軍節度使户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其罪詔罷溫户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溫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别而兩可之理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溫為汝州防禦使未幾為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慶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

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薩布領陜西行省奏衡為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名還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為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闕陜行省圖克坦烏登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巾衡瞋目大呼曰

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為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知矣

珠嘉托羅海上京人世為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蘇克棟阿明安托羅海自幼襲爵貞祐二年

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喜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宗人畧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托羅海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遥授武昌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托羅海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絶兵端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内親察

使行戶工部尚書時大元兵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為讐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眙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諜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勑壽泗帥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從之正大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

期刈禾托羅海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賊諜者又報光州汪太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眞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托羅海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寧敢為此必姦人聲言來寇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而果然叛人焦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為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托羅海策之以兵

數千伏鄖陽道賊果夜出此途伏發殪之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為無事托羅海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鄘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天興元年春從行省參政圖克坦烏登將潼關兵

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飢凍不能戰而潰

托羅海被執不屈扳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名補省掾草奏章坐字誤降平凉府判官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横嶺為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詈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

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

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

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横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駿吉州吉鄉人世業醫延登幼頴悟既長

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眞簿德順州軍

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雹害稼

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

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興定五年入為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季國書朝見於虢縣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曰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為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

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受汝

須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

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爲祭酒歴

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大元兵圍汴京倉猝

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

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克遜仲端本名布布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

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侍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

大元謁見太師國王穆呼哩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名為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顔萼伊蘇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再使仲端言曰萼伊蘇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禮

帑誅之奏上斧伊蘇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諍
太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
將遷歸德名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
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
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費摩思忠
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
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言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
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

及秋杜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别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為人樂易寛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為護尉奉御以誅官努功擾節度世襲千户思忠名正之本名富拉塔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克遜納新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顔伯嘉以酷烈聞納新以事

糾罷朝士聳然後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為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宫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户部尚書完顔珠赫亦自縊阿固岱字仲寧珠赫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顔莽格大睦親府事烏克遜端大理費摩德輝右副點檢完顔阿薩爾參政完顔納新之子瑪延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富察琦本名阿林字仁卿棣州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
世襲穆昆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為
安平都尉鈕祜祿哈坦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
勢已迫琦常在哈坦左右哈坦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
已從公死生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公遷歸德汴京立講
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哈塔寧以下十
七人皆朝臣之選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
問領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

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令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令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涕泣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巴爾不知其所始驍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為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布展遣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巴爾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曰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為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西城以殿前都點檢烏淩阿呼圖守西面巴爾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羣臣入賀班定巴爾不拜謂所親曰事至于此有死而已安能更

事一君手遂戰死

毛佺者恩州人貞祐中為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為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為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殁時死事者則有閻忠郝乙王阿嚕樊喬焉忠滑州人衞王時開州刺史賽格叛忠單騎入城縛賽格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嚕樊喬皆河中人初為礟軍萬户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礟如故即紿主者曰礟利於短不

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綆十餘萬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餘各有傳

溫都察遜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為人短小精悍性復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

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

必軍衛乃可察遜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

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

前御史監察納塔和碩台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經實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十月蔡

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

呼於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

稚羸疾者聽其出經實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

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虚實尋止之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色埒默矯制名承御實嘉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珠勒根文卿皆從死色埒默將死遺言經實使焚幽蘭軒火方熾于城破大兵突入近侍皆走避獨經實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經實曰吾奉御經實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俟火滅

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經實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體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布展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經實乃掇其餘燼裹以徼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傭雇從軍軍還例授進

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緡山為鎮州珠格高琪為防禦使行元帥府事于是州選資倫為防城軍千户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統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甯子都輩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思忠為副都尉布薩阿哈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哈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

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哈軍得南行留提控王祿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哈以梅林歸途為敵據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哈破蘄黄捼軍而還論功資倫第一授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

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説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駡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梛器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為泗州從宜伊喇揚格言其事揚格以資

倫惡語罵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
子努爾年十三居宿州洨充皇后位奉閤舍人宋人亦
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餘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
獄畧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
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
宋使總帥納哈塔邁珠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
倫在旁觀之資倫見邁珠罵曰納哈塔邁珠國家未嘗負
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背鼻耶邁珠俯首不敢仰

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為立祠鎮江之因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鬚疏而黄資禀質直重然諾故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錄載資倫為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噶瑪爾會州人世為保甲射生手與兄羅丹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羅丹以功遷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延扎夏人攻會州羅丹遥見其生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羅丹噶瑪爾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因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奬而未知存沒乃特遷羅丹子博紐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鬚事覺羅

丹竟為所殺哈瑪爾獨拔歸上思羅丹之忠命復遷博紐官一階遥授會州軍事判官哈瑪爾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奬用羅丹弟遂遷哈瑪爾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哈瑪爾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持嘉喀齊喀以哈瑪爾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藐視城守者喀齊喀指似哈瑪爾云汝能射此人否哈瑪爾測量遠

近曰可哈瑪爾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遥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上東西路斡罕必喇穆昆仍遣使賞賚徧諭諸郡焉是年冬哈瑪爾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哈瑪爾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哈瑪爾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正大初田瑞

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哈瑪爾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為其弟濟所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遷遙授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哈瑪爾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絶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廐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玉兎鶻一并所遺郭倫格等物有差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鈕祜祿烏展為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烏展

聞蔡已叛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烏展制已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哈瑪爾威望乃遣使約哈瑪爾併力破鞏昌使者至哈瑪爾謂之曰鈕祜祿公奉詔為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鈕祜祿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為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

昌破之刦殺烏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二十餘輩諭哈瑪爾以禍福不從甲午春金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哈瑪爾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哈瑪爾度不能支集州中金銀銅鐵雜鑄為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哈瑪爾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

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戰既久有弓盡矢絶者挺身入火中哈瑪爾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斂手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哈瑪爾死年四十五土人為立祠烏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為行省以蠟丸為詔期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風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云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六十七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三

文藝上

韓昉　蔡松年子珪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趙可

郭長倩　蕭永祺本名富里　胡礪

王競　　楊伯仁　　鄭子聃

党懷英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書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

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能盡哀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高麗雖舊通好天會四年奉表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要約皆不得要領而昉復至高麗移牒再三

高麗徽國中讀書知古今者商摧辭旨使酬答專對凡涉旬乃始置對謂昉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舜五載一廵狩羣后四朝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决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如約昉乃還宗幹大説曰

非卿誰能辦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人明年加貽文館直學士兼後堂官再加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改禮部尚書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如故昉自天會十二年入禮部在職凡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濟南尹拜參知政事皇統四年表乞致仕不許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復請如初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薨年

六十八昉性仁厚待物甚寛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自使高麗歸後高麗使者至必問昉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来管勾機宜文字宗望軍至白河郭藥師敗靖以燕山府降

元帥府辟松年為令史天會中遼宋舊有官者皆換授松年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為真定人嘗從元帥府與齊俱伐宋是時初平真定西山羣盜山中居民為賊汙者千餘家松年力為辦論竟得不坐齊國廢置行臺尚書省於汴松年為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伐宋松年兼總軍中六部事宋稱臣師還宗弼入為左丞相薦松年為刑部員外郎皇統七年尚書省令史許霖告田瑴黨事松年素與瑴不相能是時

宗弼當國敳性剛正好評論人物其黨皆君子韓企先為相愛重之而松年許霖曹望之欲與敳相結敳拒之由是搆怨故松年許霖搆成敳等罪狀勸宗弼誅之君子之黨熄焉是歲松年遷左司員外郎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遷戶部尚書海陵遷中都徙榷貨務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啓之海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遂以為賀

宋國正旦使使還改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是年自崇德大夫進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未幾為左丞封郜國公初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及孫道夫賀正隆三年正旦入見山呼聲不類往年來者道夫退海陵謂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衛軍習其聲此必蔡松年胡礪泄之松年惶恐對曰臣若懷此心便當族滅久之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見

意加封吳國公謚文簡起復其子三河主簿珪為翰林修撰瑋賜進士第遣翰林待制蕭𪩘護送其喪歸葬真定四品以下官離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費皆從官給

松年事繼母以孝聞喜周恤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進士第不求調久乃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河主簿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

改戶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為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為編類詳定檢討刪定官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啓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坐監臨姦事求援於太常博士

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評事
王元忠震亨以屬鞫問官御史臺典事李仲柔仲柔發
之珪與刑部員外郎王脩宛平主簿任詢前衛州防禦
判官閻恕承事郎高復亨文林郎翟詢敦武校尉王景
晞進義校尉任師望坐與居實等轉相傳教或令元鼎
逃避居實長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修珪詢恕復亨翟
詢各笞四十景晞師望各徒二年官贖外並的決久之
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為脩撰遷禮部郎中封真

定縣男珪已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謝珪獨不能入見世宗以讓右丞唐古安禮參政王蔚曰卿等閲書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從政者乎又謂中丞劉仲誨曰蔡珪風疾不能奏謝卿等何不糾之人言卿等相為黨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尋卒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晉陽志文集今存餘皆

亡

吳激字彦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為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羣宣和末題詩酒

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天眷初遊歷下以詩撼齊王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政宣間游江浙詢生於虔州為人慷慨多大節書為當時

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博學高才卓犖不羈天德貞元間有聲場屋後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峯散人集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嵓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為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富里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因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

陵為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内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為是優矣永祺固辭既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諮詢獨永祺議論寬厚

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為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

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為元化格
皇統初為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所屈
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礪欲就坐
禎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
主禮禎曰汝他日為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
所避禎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
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常以禮折之守愧服郡事一
委于礪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十人歲

民錢五千餘萬為顧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至擾民礪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為備礪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為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為宋國歲元副使刑部侍

郎白彦恭為使海陵謂礪曰彦恭官在卿下以其舊勞故使卿副之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競字無競彰徳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廕補官宋宣和中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國朝除大寧令歴寶勝鹽官轉河内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畧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縁為姦競覈實之減費幾半縣民為之謡曰西山

至河岸縣官兩人半益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絳州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天眷元年轉固安令皇統初叅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顔羅索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為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為真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

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轉翰林待制遷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擢禮部尚書同修國史如故大定二年春從太傅張浩朝京師詔俱為禮部尚書是歲奉遷睿宗山陵儀注不應典禮競削官兩階詔改創五龍車兼翰林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官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為第一云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烏伯仁獻獲烏詩以諷丁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

名在第一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曰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為知文故事狀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獻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夫改著作郎居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為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横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窮竟渠黨四境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冤狀

館陶人為立祠府尹判王文坐贓削封降徳州防禦使同知貫摩子寧及伯仁判官實訥皆以不能匡正解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到官三日召為太子右諭徳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諭徳除濟州刺史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入為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故事諫官詞臣入直禁中上閔其勞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

鄭子聃卒宰相舉伯仁代之乃遷侍講兼禮部侍郎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吕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詔黜竄再四終不能盡朕意狀元雖以詞賦甲天下至於辭命未必皆能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文者名用之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上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伯仁多病至臨潢地寒因感疾還中都明

年上還幸中都遣使勞問賜以丹劑是歲卒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邱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二年邱行為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台為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為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

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不悅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覲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為賦題忠臣猶孝子為詩題憂國如飢渴為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頃進官

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䜹
雨人以比顏真卿遷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遷
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補
外遂為沂州防禦使皇太子幣贐甚厚命以安輿之官
召還為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國史
直學士如故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録知其
詳無如子聃者葢以史事專責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
五子聃英俊有直氣其為文亦然平生所著詩文二千

餘篇

党懐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安軍録事叅軍卒官妻子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脱略世務放浪山水間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進士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除汝陰縣尹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懐英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為第一學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俣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伊

喇益趙渢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

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時悉上送官是時章宗初即位

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

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俣能屬文宦業亦佳上曰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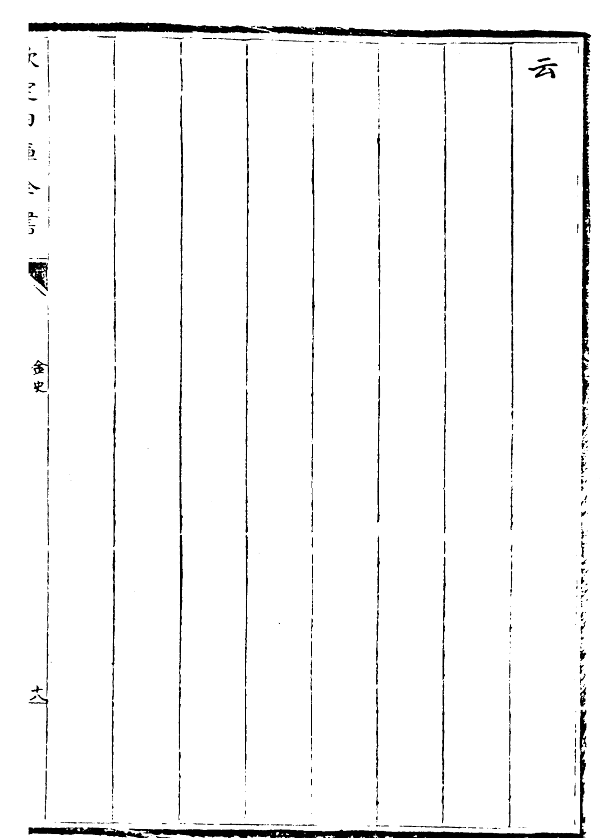
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伊喇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

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為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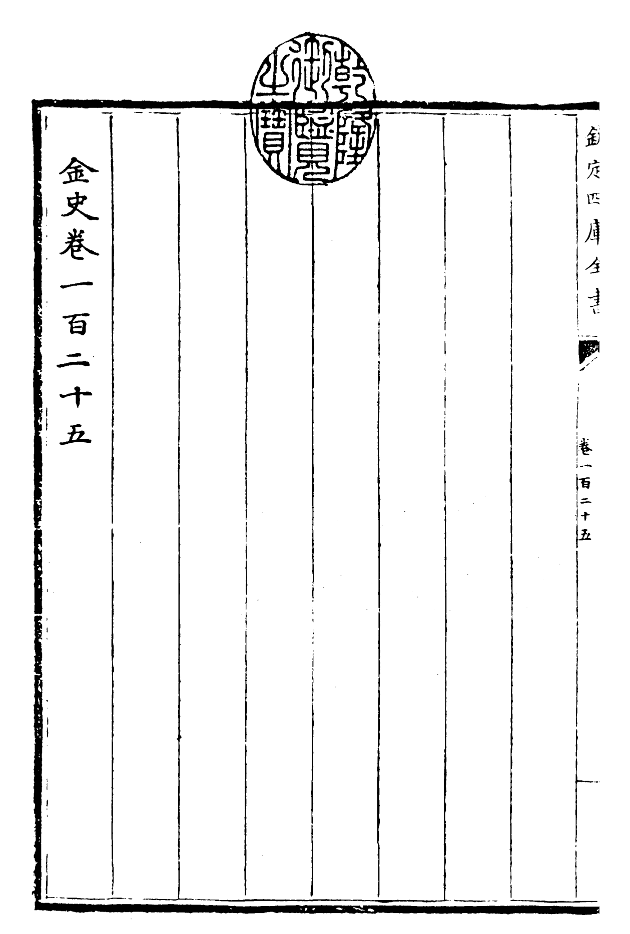
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謂宰臣曰郝俣

賦詩頗佳舊時劉迎能之李晏不及也明昌元年懷英

再遷國子祭酒二年遷侍講學士明年議開邊防濠塹懷英等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六年有事于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上曰讀冊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



云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謝雲